

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之七

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饒宗頤 主編
楊 銘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K 870.6-
R 099
：7

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之七

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饒宗頤 主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之七
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精裝一冊基價12元
平 10元

著 者：楊 銘
發行者：高 釗
發行及 印刷所：新文豐出版公司

公 司：臺北市雙園街96號
電 話：3060757 · 3088624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20號8樓
電 話：3415293 · 3415294
傳 真：3023870 · 3568076
台 北 郵 政 3 6 4 3 信 箱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0649號
郵政劃撥：0 1 0 0 4 4 2 6

公元一九九七(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台一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本書如有破損或缺頁，歡迎寄換

83400013(精)

網址：<http://www.swfc.com.tw>

83400014(平)

E-mail address:swfc @swfc.com.tw

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楊銘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作者簡介

楊銘，原名楊明，重慶江津人。一九五二年九月生。一九八三年畢業於重慶師範學院歷史系，一九八六年西北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歷史學碩士。現為重慶市博物館副館長、副研究館員，重慶市歷史學會理事，重慶巴文化研究會秘書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亞文化研究會、中外關係史學會、民族史學會會員。從事敦煌學、西藏學、西北民族史及巴蜀史的研究，著有《氏族史》（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重慶文物總目》（副主編，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峽史話》（與柳春鳴先生等合作編著，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四月）、《重慶舊影》（與劉豫川先生合作編寫，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發表論、譯文八十餘篇。

內容提要

從公元八世紀中葉到九世紀中葉，吐蕃攻占了唐朝河西、隴右及鄯善、于闐等地，統治該地區近百年之久。吐蕃是如何統治這一廣大地區的，吐蕃與該地區的胡、漢各族關係如何，這對吐蕃史、隋唐史暨敦煌史的研究來說，均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但以往由於資料匱乏，對此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本書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敦煌、西域古藏文書近年來不斷影印出版的條件，對吐蕃統治河隴及西域這一重要的歷史階段，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是研究敦煌史和吐蕃史暨隋唐史的重要論著。

饒序

近廿年來，中外藏學有極大之進展。法京輯刊《伯希和藏文文書選集》兩輯（1978、1979）；王堯先生印行吐蕃金石、簡牘二錄（1982、1984），其藏史要籍譯本，陸續問世，而《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先後繡梓，嘉惠來學，就中P.T. 1288號《大事紀事》提供重要資料，尤為治史者所重視，鑽研發蘊，大有其人。

龍朔中，吐蕃之叛，起於欽陵與吐谷渾不睦，遞相表裏，各論曲直，朝廷未為與奪，激起怨怒，吐蕃以兵，四十萬敗薛仁貴於青海大非川¹，遂滅吐谷渾，其餘衆徙靈州內附，為置安樂州²。吐蕃由是壯大。繼之，有四鎮之爭奪，唐室疲於應付，征伐累年。吐谷渾，藏人呼為阿貳者也。于闐為四鎮之一，吐蕃稱之為li-yul，於其地設薩毗軍帳，藏文資料若敦煌卷P.T. 960號即《于闐教法史》殘卷，暨《于闐國授記》，西方學者咸究心焉，而論著滋富。

吐蕃崛起，實肇於貞觀十二年（638）入寇松州之役，楊銘先生以蜀人而留心藏事，頻年纂輯，績學忘疲。既致力於《大事紀年》，尙論吐蕃與突厥之關係；取婼羌古戍堡簡冊，鈎索地名，窮其原委。復與周偉洲先生合作，研究《吐谷渾紀年》殘卷，解謬辨疑，抉發尤多。可謂覃思精通，妙達神旨者矣。余自識君重慶，屢荷嘉贊名篇，喜是書之殺青，信有裨於來者，爰不辭荒陋，聊綴數言，勉副盛心，用當喤引，冀為讀君書之一助耳。

一九九七年清明 饒宗頤

2 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註釋：

註 1：《大事記年》載馬年（670—671即高宗咸亨元年）贊普於o dang，及Ji me khol大破唐師，I. Beek with謂其地即大非川。

註 2：詳《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證》龍朔二三年條。

前　　言

公元七世紀初，今西藏高原上興起了一個強大的政權——吐蕃，唐貞觀初年，吐蕃著名的贊普松贊干布統一鄰近的蘇毗、羊同後，定都邏些（今拉薩），創建官制，釐定法律，使吐蕃很快強盛起來。貞觀八年（634），吐蕃「始遣使者來朝」，隨即向唐朝請婚；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松贊干布親赴河源相迎……。由此奠定了吐蕃與唐朝關係的基礎，揭開了一千多年來漢、藏關係的序幕。

公元七世紀中葉始，以噶氏家族為代表的貴族集團總攬了吐蕃朝政，他們對內強化軍政機構，對外進行武力擴張。七世紀七十年代前後，吐蕃征服了駐牧於今青海、甘肅、四川西北一帶的吐谷渾、党項、白蘭等族，佔據了今青海省境內黃河以南、青海湖以西等地區。與此同時，吐蕃又進軍西域，聯合西突厥貴族與唐朝爭奪安西四鎮，並開始染指今南疆的鄯善。唐中宗景龍四年（710），金城公主下嫁吐蕃，雙方關係出現穩定、和好的局面。但不久又再起戰端。由於唐朝當時處於強盛時期，又採取了積極防禦、伺機進攻的戰略，因此，在八世紀上半葉，吐蕃對唐朝隴右、河西的進攻沒有顯著的進展。雙方戰爭主要集中在今青海東北的黃河一帶。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從河、隴各地抽調了大批駐軍，吐蕃軍隊乘虛而入，到廣德元年（763）前後佔領唐隴右諸州；到貞元七年（791），又攻佔了唐河西數州之地及四鎮之一的于闐。其中，沙州敦煌縣於建中二年（

2 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781) 陷蕃。若從公元八世紀中葉吐蕃進據隴右算起，到唐宣宗大中二年 (848) 張議潮起事，推翻吐蕃在敦煌及河隴的統治時止，吐蕃統治這一地區近百年之久。

隴右、河西，初唐時歸隴右道管轄，至唐睿宗景雲二年 (711)，因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從隴右道分出黃河以西為河西道。分治後的兩道，前者領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十四州，後者領涼、甘、肅、瓜、沙、伊、西七州。又，唐朝曾於上元二年 (675) 於鄯善設石城鎮，隸沙州；同年，唐朝在于闐設毗沙都督府，隸安西大都護府。吐蕃攻佔這一廣大地區後，是如何進行統治的呢？這個問題不論是從民族關係史，還是從隋唐史的研究來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但吐蕃統治時期，河隴、西域與內地的聯繫大為削弱，漢文史籍對此記載不詳；敦煌等地發現的漢、藏文文書雖然彌足珍貴，但也是片鱗隻爪，殘缺不全，為探討這一問題帶來了不少困難。時至今日，中外一些學者結合漢文史籍與敦煌漢、藏文書，對吐蕃統治河隴、西域的問題雖作過一些研究，弄清楚了一些歷史事實；但對某些重大的問題仍缺乏深入的研究，譬如：吐蕃在河隴地區設置了什麼樣的軍政機構？吐蕃時期敦煌的部落及土地制度如何？吐蕃是怎樣統治鄯善、于闐的？吐蕃與吐谷渾、回鶻的關係等等，均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本書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力在吐蕃史與敦煌史、西北民族史的相關領域上下功夫，利用敦煌、西域古藏文文書近年來不斷影印出版、國內外藏學界研究成果不斷問世的有利條件，對吐蕃統治河隴及西域這一重要歷史階段，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吐蕃對敦煌的統治無疑占有顯著的位置，這主要是由於在敦煌保存了那段時期的一批文書和洞窟，人們能夠藉以弄清

楚當時的歷史真相。相對而言，敦煌以外的地區除了于闐和鄯善，保留下來的那一時期的文物或說敦煌文書中與之有關的部分都少得可憐！所以我們說，要研究吐蕃統治河隴、西域的歷史，敦煌的歷史和文書均是第一位的，不從這裡入手，不在這裡掌握一把開啓大門的鑰匙，一切都無從談起。因此，本書名為《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目 次

饒序	1
前言	1

上編 吐蕃對河隴、西域的統治

吐蕃時期河隴軍政機構的設置	1
吐蕃時期敦煌的部落及土地制度	21
吐蕃統治下的漢、胡諸族	37
吐蕃統治下的鄯善	63
吐蕃統治下的于闐	83

中編 敦煌、西域古藏文文書研究

一件有關敦煌陷蕃時間的藏文文書	101
P.T.1089《吐蕃官吏呈請狀》研究	115
關於《吐谷渾紀年》殘卷的研究	139
《大事記年》所載吐蕃與突厥關係考	161
敦煌藏文卷子中的「蠻貊」研究	179
有關於闐王的藏文寫卷研究	195
吐蕃簡牘中所見的西域地名	209

下編 敦煌、西域古藏文文書所見名號考

東葉護可汗 (Ton ya bgo khagan)	223
通頰 (Mthong khyab)	231

2 吐蕃統治敦煌研究

粟特 (Sog dag 、 Sog po)	241
南山 (Lho bal)	249
薩毗 (Tshal byi)	259
將 (Tshan)	269
曹 (Tshar)	283

附錄

吐蕃與南亞、中亞各國關係史述略	295
吐蕃統治敦煌、西域研究論著目錄	335
後記	359

吐蕃時期河隴軍政機構的設置

一、前言

公元七世紀初，地處青藏高原的吐蕃強盛起來，迅速向東北方向發展，不斷進攻唐朝河隴地區。由於唐朝當時處於強盛時期，又採取了積極防禦、伺機進攻的戰略，所以，直到八世紀上半葉，吐蕃對河隴的進攻沒有顯著的進展。雙方戰爭主要集中在今青海東北的黃河一帶。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從河隴各地抽調了大批駐軍，吐蕃軍隊乘虛而入，到廣德元年（763）前後佔領唐隴右諸州；到貞元七年（791），又攻佔了唐河西數州之地。從此，河隴地區相繼為吐蕃所統治。若從公元八世紀中葉吐蕃進據隴右算起，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張議潮起事，推翻吐蕃在河隴的統治時止，吐蕃統治這一地區近百年之久。

隴右、河西，初唐時歸隴右道管轄，至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因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從隴右道分出黃河以西為河西道。分治後的兩道，前者領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十四州，後者領涼、甘、肅、瓜、沙、伊、西七州¹。吐蕃攻占這一廣大地區後，是如何進行統治的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吐蕃統治河隴的軍政機構，即諸節度使的設置等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二、吐蕃河隴五節度的設置及其由來

結合漢、藏文史料來看，吐蕃於河隴地區主要採取了軍政合一的所謂「節度使」制。

漢文史料不止一處記載，吐蕃在河隴設有節度使一職。《新唐書·韋皋傳》載，貞元十七年（801），唐軍攻維州，「吐蕃釋靈朔（寧夏靈武一帶）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²，就是一例。「五節度」之外，又有「四節度」說。大曆九年（774），郭子儀上書曰：「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逾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³。《通鑑考異》卷一七引《汾陽家傳》亦稱，大曆八年十月，「吐蕃四節度歷涇川（涇河），過閣川（納河）南，於渭河合軍，公遣渾瑊等前後相接以待之」。可知確有吐蕃「四節度」之說。

吐蕃乘唐朝內亂，至廣德元年已先攻占隴右諸州，後又相繼攻占涼州（764）、甘州（766）、肅州（766）、瓜州（776）和沙州（781）⁴。「四節度」之說最早見於大曆八年（773）左右，即是說大曆十一年（776）吐蕃攻占瓜州以前，吐蕃已於河隴占領區設置「四節度」⁵；攻占瓜、沙之後，又於瓜州新置一節度使。為了統一在河隴的軍事行動，吐蕃將瓜州節度使劃歸東境節度大使統率⁶，故有前引「東境五節度」之稱。

敦煌漢文卷子中，也有關於吐蕃節度使的記載，如P.2991《莫高窟素畫功德贊文》有「瓜沙境大行軍都節度衙」，P.2449《祈福文》有「瓜州新節度使」，S.542《沙州諸寺丁仕車牛役簿》有「瓜州節度」等⁷。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法國學者戴密微著《吐蕃僧諍記》一書，提出敦煌漢文卷子中的「節度使」可能是藏

文stong pon（千戶長）一詞的對譯⁸。之後，日本學者藤枝晃認為「節度使」是《蕃漢對譯語彙》中khri pon（萬戶長）的意譯⁹。近年，匈牙利藏學家烏瑞提出，敦煌漢文卷子中的「節度使」，應相當於藏文卷子中的dmag dpon（將軍），而「節度使」統領的軍政機構就是藏文卷子中的khrom（節度衙），這是公元七至九世紀吐蕃設於本土之外的一級軍政機構，它管轄的範圍相當於唐朝的幾個州¹⁰。

P.T.1088號寫卷，就有吐蕃瓜州節度衙的記載，曰：「兔年春，瓜州節度衙（kwa cu khrom）會議在肅州舉行」¹¹。P.T.1089號卷子記載，吐蕃統治中期，沙州節兒以下漢人官吏等對序列與位階不滿，常起爭執，經「瓜州將軍」（kwa cu dmag pon）與都護等商議決定，頒布新的序列與位階¹²。這些記載與漢文卷子中吐蕃瓜州「節度衙」、「節度使」的記載是相符合的。

吐蕃節度衙的出現是很早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大事記年》記，公元676年：「董布躬身親往青海節度衙（khri bshos khrom）」¹³，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記載。今青海湖以南及以西地區，唐初是吐谷渾、白蘭等族的居地。公元七世紀中葉以後，吐蕃征服了這些民族，這一帶為吐蕃占有。當時，吐蕃實行「五翼六十一東岱（千戶）」的軍事制度¹⁴。在吐蕃向外進行武力征服的過程中，這些千戶被派往各地作戰。因此當來自各個翼的千戶進駐青海湖附近地區後，就必須設置一個新的軍政機構來統一指揮。吐蕃青海節度衙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之後，在攻佔唐朝河隴及其它地區的過程中，吐蕃相繼於新的佔領區設置節度使，用以統轄進入該地區的各千戶的行動，以及對被征服民族進行管理，這就出現了前面論及的諸節度使。《冊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曰：「（吐蕃）自其王棄宗弄贊，唐太宗貞觀後吞

併諸蕃，地方千里，每十節度置一上相統之」，這裡反映的就是吐蕃設節度使統轄新征服地區的情況。

吐蕃節度使這種軍政管制，與唐朝在沿邊地區設置的節度使制有相似之處。唐朝節度使一職，始設於唐玄宗開元初年；天寶年間，沿邊有九節度使、一經略使，職權為管理一區軍事、民政事務¹⁵。吐蕃在佔領區設置khrom這種機構，其將軍所領也是數州軍民事務，故留居河隴及中原方面的唐人仍以「節度衙」、「節度使」相稱，這就是漢文史料中有吐蕃節度使一類記載的原因。

三、河隴五節度使及其作用

根據漢、藏文史料，吐蕃於河隴地區設置的五節度使，是青海節度使、鄯州節度使、河州節度使、涼州節度使和瓜州節度使。現分述如下：

(一)青海節度使

如前所述，青海節度使是吐蕃河隴諸節度中最先出現的。《大事記年》記公元676年，吐蕃大臣董布等前往「青海節度衙」；《新唐書·吐蕃傳》記儀鳳初（676—677），吐蕃曾進攻鄯、廓、河、芳諸州，吐蕃大臣董布之往青海節度衙，或與這次進攻有關。《通鑑》卷二一五天寶元年（742）十二月條曰：「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衆，斬獲五千餘級」。《舊唐書·韋皋傳》有「（吐蕃）東道五節度」的記載，因而，所謂「青海道」應指吐蕃青海節度衙。

「安史之亂」以後，吐蕃攻佔河隴，吐蕃青海節度使成為東境五節度之一。貞元五年（789），吐蕃青海節度使曾率兵南下

， 在唐朝劍南道嘉州附近，配合吐蕃南線的臘城節度使與唐軍作戰¹⁶。會昌二年（842），吐蕃洛門川討擊使尚恐熱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反對新立的贊普乞離胡¹⁷。從當時吐蕃另有鄯州（青海樂都）節度使來看，青海節度使的駐地似在青海湖東南一帶¹⁸。

（二）鄯州節度使

《新唐書·吐蕃傳》記，會昌三年（843），吐蕃洛門川討擊使尚恐熱率兵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鄯州，治今青海樂都，為唐朝隴右節度使治所，吐蕃設鄯州節度使似亦在此。

吐蕃鄯州節度使，可能設置於吐蕃攻佔唐朝鄯州（757）之後。拉薩《達札路恭記功碑》記達札路恭功績說：「於唐境之野貓川……湟水之濱……等地……開始納貢」¹⁹。「野貓川」（kh yar mo thang），又譯「雅莫塘」，托馬斯認為在青海湖東面²⁰。聯繫此方位及《達札恭路記功碑》所涉事件的年代（755—763），可認為「唐境之野貓川」就在鄯州地方。吐蕃官吏禮佛文中，有「雅莫塘節度衙」²¹，應即為吐蕃鄯州節度使所領。

（三）河州節度使

P.3770《禮佛文》曰，施以福田者有「宰相論贊沒熱，何周節度尚乞悉加」等²²。此「何周節度」係「河州節度」之異寫²³。中晚唐的敦煌寫卷中，常將「河」寫作「何」，如《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維摩潔講經文》、《太子成道經》等，均有「何」通「河」之例²⁴。是知吐蕃設有河州節度使。河州，治今甘肅臨夏。唐人曰「河州軍鎮要衝，屯田最多」²⁵，吐蕃占領此地後，自然設節度使鎮守。而且，河州還是吐蕃東境五節度大使的駐